

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既属于儿童，也属于成人。孩子在里面看到了趣味，而成人在里面读到了深刻。

薛涛童话的哲学深度

一

薛涛的童话作品，和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的创作应属一脉，两位作家都把幻想类作品当作哲学涵义的表述场，借助童话的质感，进行深刻的思考，指向儿童和成人要共同面向的那些哲学问题。此外，他们都是对“儿童”有准确评价的作家，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轻视简单肤浅的故事，承认儿童创作的复杂性和领悟力，所以，他们会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读者创造一种需要活跃的脑力运动才能完成的文学阅读。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既属于儿童，也属于成人。安徒生的童话，米切尔·恩德的童话，安房直子的童话，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无不如此。薛涛的童话归属国平所言，孩子在里面看到了趣味，而成人在里面读到了深刻。

曹文轩在小说《草房子》的代跋中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孩子作为未长大成人的人，“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离死别、游踪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关爱……总而言之，自有文学以来，无论是抒情的浪漫主义还是写实的现实主义，它们所用来做‘感动’文章的那些东西，依然有效……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薛涛的童话，正充满了上述因素，他沉甸甸地书写生离死别，也兴冲冲地描写善意和深情；他赞美承诺、忠诚、相助和相守，他厌恶背叛、投机、诡计和油滑。薛涛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写进他的童话里，那赤诚的来自个人的感性觉察与理性觉悟，

造就了薛涛的哲学童话笑与泪、爱与痛、欣然与绝望交织的艺术风格。

用童话向儿童讲述哲学，儿童会懂吗？能懂多少？他们能体验那些人生的感悟，能把握那些凝重的思想吗？是选择浮泛轻飘，打着所谓尊重儿童天性的旗号对儿童极尽讨好和迎合，还是选择郑重严肃，以认可儿童生命厚度的敬畏之心对儿童进行情感体验和审美能力的开掘？前者取巧，容易博得儿童一笑，皆大欢喜；后者则显得“苛刻”，有深度有难度，要求儿童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审美鉴赏能力、道德善恶判断的自觉，以及敏锐柔软深挚的情怀。薛涛一直倡导儿童的“深阅读”，他认为，读书不要由浅入深，要直接就深，阅读的起点越高越好，越深越好。他说：“人类当初绝不是为了简单好玩去触碰文学，儿童文学更不是在那薄薄土壤上结出的干瘪小果……高级的文学不给答案，只给读者寻找答案的心灵力量。”如果我们儿童的读者，只满足于显而易见的笑料、表面化的故事、类型脸谱化的人物，那我们的儿童文学就永远是低级阶段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不仅需要优秀的创作者，也需要优秀的读者，只有两者都变得了不起，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才能真的繁荣壮阔。

二

薛涛的童话，是可以多看几遍，多看些年头的。从豆蔻花开，看到人世沧桑，不同年龄的读者，各取所需，丰富的横断面，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阅读可能性。薛涛的童话是寓言式的，启示录式的。和天马行空

相比，薛涛更追求百转千回后的了然，一个顿悟，一个道理，一个真相，一种规律和法则，一种恒定和无常，一些不可突破和逾越的局限，一些必然的过程和结局，一些人类共同的命运，他都试图在童话里予以表述。这些东西更类似于困境，带着无法牵制的冲力，薛涛的童话因此具有了悲壮还击的味道。而人的存在也因此显出了意义——明知力不从心，明知注定失败，明知无能为力，但是，因为有了近乎执拗的信念，所以即使如螳臂当车，却依然前行。薛涛在童话里写人性的缺失，写人心的彷徨，他看到造物在人类身上留下许多致命缺陷，同时也留给人类自我拯救的力量。他没有唾弃那些迷失本性的众生，他不冷嘲热讽，他深情注视，他提醒人们赶紧复苏情感和思想的明朗。

“这个工作有点寂寞”，这是《看家狗的演出》中开篇的一句话。也许正是为了抵制寂寞，所以看家狗的理想才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它觉得明亮的聚光灯，粉丝们的呼喊，会驱走寂寞吧。看家狗住在这个理想里边进了，花喜鹊、影子、月光、烟囱，是它最初的舞台，最初的配角和观众。看家狗果然不再寂寞了，直到它有了新的欲望——更亮的灯光，更多的观众，更大声的喝彩，然后，寂寞就裹挟着欲望的阴影，如巨大的猛兽般再一次攫住看家狗，看家狗变得比从前还寂寞了。

寂寞，是薛涛作品中很常出现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步步深入，最后演变为其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薛涛在作品里关注这种生存状态，并将其设置为推动人物命运及结局的原动力。在薛涛的笔下，孩子比成年人睿智而纯善，他们选择用真情来抵御寂寞的侵袭，就

如《大嘴巴怪》里的小怪物一样，寂寞的小怪物向别人交付鲜红的赤子之心，最终它获得了陪伴、解脱和慰藉；也如《上树猴子与上网老熊》里的老熊一样，它耐住寂寞，怀揣想念，一直对猴子不离不弃，当阴霾满天的时候，猴子终于回到它的身边，和它一起安坐于硕果累累的核桃林。这就构成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区别，构成了薛涛要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里，不断加以甄别和褒贬的东西。

三

薛涛作品对死亡有执拗的美学倾向，那一刻，他几乎是残忍的。《两只相距四点五厘米的蚂蚁》是一个让人撕心裂肺的童话。四点五厘米，是地图上青岛到兰州的距离，是蚂蚁小黑和蚂蚁小白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多远啊，就像作品里写到的那样，“只要周围的蝉背安静一点，都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可是，现实总是超乎寻常的冷酷无情，当小黑决定去见小白一面的时候，它们才发现，这四点五厘米的距离，要走上一辈子，甚至要搭上性命。死亡是眼睁睁来临的，但是小黑和小白都没有畏惧，它们在一起了，紧紧地在一起，即使死亡也没办法再把它们分离。老树留下泪滴，把小黑和小白裹在里面制成琥珀，小黑和小白从此永恒。在薛涛的哲学童话系列当中，《两只相距四点五厘米的蚂蚁》是最为震撼人心的作品，作家左手写毁灭，右手写永生，一边是绝望，一边是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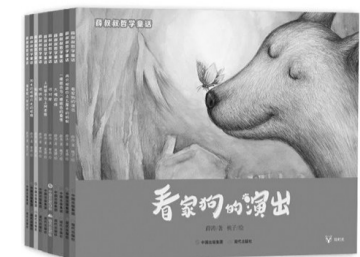
在儿童文学里写死亡，对作家是一种考验。既不能掩饰残酷真相而虚构一种死亡，也不能百无禁忌大肆显现死亡的狰狞。优秀的儿童

文学，应该引导儿童读者正视人生的宿命，赞美人们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力量，为孩子揭示死亡与活着的关系，领悟死亡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薛涛的哲学童话里，死亡启动了流逝的按钮，抹杀是死亡的魔法杖。作家不停求索着克制死亡的方法，那就是爱。薛涛的童话描写各种爱，有父母之爱，朋友之爱，爱人之间，也有那些无法定义的爱。死亡散发着洪荒的气息，侵蚀着一切，但是爱却能让一切永恒。《像青蛙一样长大》虽是短短的童话，但又重若传记。大青蛙陪着大青蛙一寸寸长大，小青蛙陪着大青蛙一天天长老。老青蛙死了，但是小青蛙还活着，老青蛙的爱溢满池塘，溢满小青蛙的整个世界。小青蛙永远铭记住老青蛙，小青蛙对老青蛙的爱如刻刀，在心头留下深深的印记。薛涛在死亡的背景板上，把生与活一刀一刀刻得透骨，也一刀一刀刻得分明。

人生的常态是缺陷，而绝不是圆满。这是薛涛童话要告诉读者的一个哲理。薛涛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是个乐观的勇士。悲观体现在他认识到了生命的真相，发现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人生宿命，乐观则是他性格的折射，不屈服，不服输，倔强和善良又让他极力改造着生命的体系，为孤独的生命个体灌注前行的能量。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役，但非打不可。

四

薛涛从来不敢在自己的作品里露出一丝一毫贫嘴的腔调。他不炫技，不信笔，他几乎一直呈现一种沐浴更衣后才坐在书桌前的神圣姿态，因此，薛涛笔下的童话，都端端



《薛叔叔哲学童话》(全十册)，薛涛著，现代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298.00元

正正，漂漂亮亮，他十分讲究结构和意境，追求修辞和意象上的美感。《阳光的眼睛月光的眼睛》《河对岸》《一棵银杏与一棵银杏的爱情》等作品，标题即颇具诗意。

薛涛的童话，是哲学实践的文学样本，是心灵层面不可描述的感受、体察、意念的艺术性再现。抽象出来的思想，演绎出来的观念，归纳出来的判断，经由薛涛的写作，幻化成他的童话作品里那一个个人物，一种关系，一场场开始和终结，一次次飞上天空的快乐和一次次痛彻心扉的绝望。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是儿童读者，还是成人读者，都各自找到了内心被击中地方。这个伤口，从此成为一个烙印，愈合成疤，伸向他们以后的人生轨迹。因为，相似的故事，相似的感受，相似的情境，相似的遭遇，相似的那些人，那些欢喜哀愁，会一再出现的，到那个时候，薛涛的故事就变成了读者自己的故事。到那个时候，读者会更真切地体会到，原来薛涛在他的童话里早已预言过这一切。他们也因为阅读过薛涛的童话而知晓，自己并不是最可怜的那个。这世间众生，无不在幸福喜悦与失去痛苦中挣扎着。

当然，到那个时候，薛涛童话的小读者们一定已经长大了，大到和薛涛一样，足够承担和面对这漫长的人生。

曾经年少轻狂的你自以为可以切断一切与故乡的联系，实际上，那些回忆一直藏在你的脑海里，那些情感一直印在你的血脉里。

请放弃寻找

■马维

《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说描写了一对闺蜜莉拉和埃莱娜的壮年和晚年，她们一个留守故乡（莉拉）却时刻与周围环境对抗，一个逃离故乡，再次归来却与这个城区逐渐变得亲密，她们同年怀孕生子，一起经历人生中很多事故和故事，一切都分崩离析，一切又将重建，她们的友情逐渐被这些生活的磨难打透得历久弥新。

作者在描写女性的成长和友谊时，极度真实、尖锐。书中莉拉和埃莱娜很像我们自己的女性和闺蜜，有时相互嫉妒，有时相互质疑，但当遭受痛苦和挑战，又能随时坚定地结成统一战线，相互支持、鼓励，彼此宽容。正如莉拉陪着埃莱娜熬过了尼诺的背叛与欺骗，埃莱娜也陪着莉拉熬过了失去女儿的漫长岁月。但同时，我又隐隐觉得莉拉就是另外一个埃莱娜：你最好的朋友，她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也许这就是作者的私心？网上关于作者埃莱娜·费兰特的消息只有寥寥几笔，只能查到她是意大利当代匿名作家，媒体和评论家从她强烈的“自传性”色彩判断其为女性。小说的自述者是埃莱娜，但作者更像是莉拉，费兰特在这本书的开始时写下的话也可以隐约窥见这种猜

想：“只有通过我才能抵达她（莉拉）。”

埃莱娜的前夫彼得罗评价她是“半个女权主义者，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半个福柯主义者，还有半个颠覆主义者”，这正是女权主义的发展历程。西方女权主义分三个阶段：第一代女权主义，时间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现代女权主义，发生在20世纪初至60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今。这本小说的时间也正是女权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女权主义主张男女平等；马克思主义注重现实、支持妇女解放；弗洛伊德主义注重精神分析；福柯主义主张“真理”不过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颠覆主义即是“反抗”与“逃离”……后现代女权主义阶段，作者深受米歇尔·福柯的影响非常深远，对福柯来说，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埃莱娜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尼诺也是，埃莱娜通过书写发愿，尼诺通过竞选争取，还有埃莱娜以前的婆婆，在埃莱娜选择跟彼得罗离婚后也曾借用艾罗塔家的势力向出版社施压。作者综合吸收了以上多种主义的思想精髓后，通过不

断探讨，总结了自己的论断：“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埃莱娜在60年代开始写作，配合着想要向上的欲望和对周遭事物的厌弃，书的主题模模糊糊地贴上了当时女权主义的萌芽时期，被半推半就地认识了女权主义，所以也只是“半个”。

既然是“那不勒斯”四部曲，自然绕不开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讲述“回归”的故事。早年，埃莱娜想方设法“逃离”故乡那不勒斯，“逃离”那个“想方设法介入”她生活的莉拉。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是地中海最著名的风景胜地之一。作者在这里出生、成长，有一众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他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处事方式，信仰不同的社会理想，在这个充斥着暴力与混乱的街区，彼此激烈冲突，又彼此相安无事。作者讨厌这个城市，一直隐隐觉得这里是“社会底层”，却不得不为了自己打小爱着的男人，踏上这条“回归”和“倒退”之路。开始回到那不勒斯，埃莱娜连莉拉也不想见，要不是尼诺已经跟莉拉约好，估计埃莱娜自己是绝对不会离开后也曾借用艾罗塔家的势力向出版社施压。作者综合吸收了以上多种主义的思想精髓后，通过最

早接触计算机生意，莉拉靠自己的才华赢得了邻居和朋友们的尊重，成为“响当当”的人物，可以跟恶势力代表索拉拉兄弟抗衡。莉拉告诉埃莱娜“不要相信尼诺”，可深陷于爱情的埃莱娜怎么可能听她的话，毕竟尼诺是她少女时代的梦想。直到发现尼诺和保姆偷情，埃莱娜才彻底伤心了，离开尼诺，搬去跟莉拉做邻居。她们一起怀孕、一起经历地震、一起养育女儿的时候，一定像极了她们小时候过家家的样子，她们再次变得亲密。就像曾经年少轻狂的你自以为可以切断一切与故乡的联系，实际上，那些回忆一直藏在你的脑海里，那些情感一直印在你的血脉里。

成年的埃莱娜用一个职业作家的眼睛重新观察和认识了她的朋友们。他们每个人都跟这个街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之间有着各种亲戚和情感关系。有人富，自然有人穷，富人帮助穷人，有人依赖富人；有人善，有人恶，善恶相互对峙、斗争，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这片街区越来越好，只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还有埃莱娜印象里身为一个男人，但现在却成为了一个女人的阿方索，复杂的人性，既对立又统一。有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

索拉拉兄弟跟毒品一直有关系，但同时为他们做事真的能赚到钱，在不小心弄坏埃莱娜手上亡母的镯子时，莉拉直说“你再也见不着那副镯子了”，可在索拉拉兄弟被枪杀之后，埃莱娜却收到了首饰店送来的修好的镯子。书中，作者也一直借莉拉的口说“害怕界限的消失”，可人生在世，人性复杂多变，真有所谓的“善是是非”，这个“主义”、那个“理念”吗？

小说讲述的两个女性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却将其命名为“失踪的孩子”。那么“失踪的孩子”指的是谁？或者指的是什么？带着这个问题去读书，经历很多猜想和质疑，随着情节的推动和发展，答案会变得逐渐明朗起来。第一个失踪的孩子应该是埃莱娜童年的娃娃，象征着女性成长中最美好的童年，还有那时候的天真和明朗。那个娃娃是被莉拉扔到地窖里去的，那时候的莉拉许是带着些微的暗黑与恶意，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这点歉意，而使她过度关注和介入埃莱娜的生活，她一直在努力避免艾拉娜受到伤害。第二个孩子是莉拉的女儿蒂娜，她与童年时埃莱娜的娃娃同名，这也正暗含了同样的命运：她那么完美，却忽然失踪了。莉拉自此陷入了永无止境的痛苦，埃莱娜也陷入隐



《失踪的孩子》(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四)，[意]埃莱娜·费兰特著，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62.00元

隐的自责；蒂娜有可能是被当做埃莱娜的女儿被带走的。埃莱娜后面几乎是一直在“忍受”莉拉了，忍受却又关心她。第三个“失踪的孩子”就是莉拉自己，小说最后，莉拉不见了，但童年失踪的娃娃却失而复得，也许她打破了界限，开始过上另一种她年轻时别人不允许她过的生活。每个女性，都像是一个活着的娃娃，在成长里，不顾一切的把自己抛出去，“逃离”和磨练，直至打破界限，真正活成理想中的自己。正如作者最后借埃莱娜之口说：“真实的生活和小说不一样，过去的生活没有凸显出来，而是陷于黑暗。我想：现在的莉拉那么清楚地浮现出来了，我应该放弃继续找她。”成熟的魅力，正在于此。

在炽热的激情与清醒的哲理之间，在自由的节奏与隐忍的表达之间，休斯随心所欲，切换自如。

爵士诗人的深沉咏叹

■刘蔚

兰斯顿·休斯是美国现代最杰出的黑人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中坚人物。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兰斯顿·休斯诗选》，充分反映了他的诗歌创作特色。

兰斯诗歌具有为黑人的命运鼓与呼这一强烈的时代特征。这与他的家族历史密切相关。他的曾祖父与外曾祖父都是美国肯塔基州的白人奴隶主，曾祖母与外曾祖母则是被主人“监禁”的黑人女奴，根据当时蓄奴州的法律规定，黑白混血儿的身份从母不从父，因此，黑人女奴的子女只能世代为奴，亲生的父亲则是自己的“主人”。这惨无人道的种族制度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也催生了许多控诉奴隶制的经典文学作品，从斯陀夫人的《汤姆叔

叔的小屋》，到福克纳笔下的一曲曲南方悲歌，休斯的诗歌也是这种肉体创伤和心灵扭曲的反复、复杂的折射：“在夜里回到那儿去吧，/你不是白人。/明亮的星星铺天盖地。/松树林的芳香飘在晚风里。/黑人的夜，/黑人的喜。/我是你儿子，白人！/一个黄色的/小杂种。”

尽管反抗黑奴制度的约翰·布朗起义震惊美国，林肯总统在1863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加速了南北战争的进程，推翻了蓄奴制度，但对黑人的歧视与压迫并未因此消失，美国黑人为争取平等、公正的权利的抗争之路依然漫长。这从休斯的诸多诗作，比如《黑人母亲》——“喂，我的黑孩子们，愿我的爱和我的祈祷/把你们永远推上伟大的台阶，/我将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没有白

人兄弟/胆敢压迫黑人母亲的孩子”，比如以一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黑人士兵的发问“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民主/偏偏忘记了黑人”，等等，可以清晰地感觉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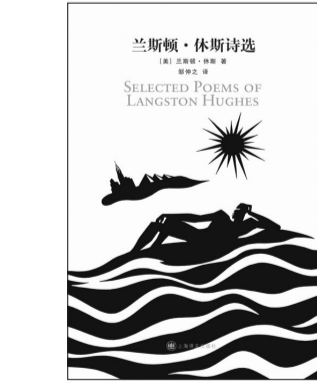
休斯的诗歌源自美国黑人的生活与心灵感悟，从美国黑人的民间音乐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布鲁斯与拉格泰姆的韵律，爵士的节奏融入到了他的诗歌中，呈现出他独有的爵士诗歌的韵味和美感。他这样歌唱自己诗歌的源流：“我是黑人，/黑得像夜的颜色，/黑得像我非洲的深处。/我当过歌手，/我唱着忧伤的歌曲，/从非洲一直唱到佐治亚。/我唱出了爵士。”他发自内心的歌声摇曳而忧伤：“啊，布鲁斯！/他坐在歪扭的凳子上前要后摆/痴迷地弹

着伤感破碎的曲调。/揪心的布鲁斯！/出自黑人的灵魂。”他深情地展示他对同胞的爱，以及自己的黑人身份与文化认同：“夜是美丽的，/我的人民的脸是美丽的。/星星是美丽的，/我的人民的脸是美丽的。/美丽也属于太阳。/美丽也属于我的人民的灵魂。”

爱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休斯的诗歌创作也不例外。他描写爱情带给他的心灵悸动——“就因为我爱你——/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心像颤抖的白杨树叶/当你从我身旁走过”；他抒发爱情的失落造成的心灵的绝望——“在南方向南的路的途中（痛断了我的心扉）/我爱的人像个赤裸的幽灵/挂在粗糙赤裸的树上”；他咏叹爱情像一条无尽的忧愁的河——“在我们之间，我的爱人，/

永远横亘着忧愁的河。/你是我的天空，我的太阳/闪耀在忧愁的河上。/我行走遥远为了触摸你的手。/那旅程是忧愁的河。/我们相见，却不能相知/这命运攸关的忧愁的河”。这些爱情的歌谣闪耀出了蓝调深邃忧伤的色彩。

优秀的诗人不但有燃烧的热情，而且往往有一双洞悉人心的慧眼，能够穿透生活的迷雾，提炼出富有启示意义的箴言佳句。休斯也是如此。比如，他这样揭示苦难与美好的辩证关系——“苦难和过去在一起/而美好/和梦想在一起”；他讽刺政客们的投机取巧——“生活是个一半真理加一半谎言的系统/机会主义的便利的遁词”；他警示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心态——“当你吹捧你年轻时代/一成不变的美德/声



《兰斯顿·休斯诗选》，[美]兰斯顿·休斯著，邹仲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68.00元

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粗鲁不文明——/唔——/你正在变老”；他歌唱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历史是漫长的一页/它全部浩大的纪录/是我们时代的序曲”，等等。

在炽热的激情与清醒的哲理之间，在自由的节奏与隐忍的表达之间，休斯随心所欲，切换自如。